

國學基本叢書

定 盦 文 集

龔 自 珍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83801.1)

國學基本叢書
定盒文集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龔自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四八六平

張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客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醲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

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鰲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蜨丸。鼃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鬯艸。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裏蹏。騄駼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礪移符。冥莢應月。以成朔望。蓬蒿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璵帶。紫脫箋聯。亦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賞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洒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

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箸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聲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尙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鶚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攜山巖空青珊瑚墜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煮之爲鬱鬱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酤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

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領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箋。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殤女碣

潘阿細碣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

金侍御妻誄

最錄南唐五百字

記王隱君

吳之攢

書果勇侯入覲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松江兩京官

縱難送曹生

臣里

廬之推

捕蠅第一

捕熊羆鷗鶚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定盦文集補

續錄

文八首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冊降表序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支那古德遺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栞圓覺經略疏後序

餘集 古今體詩

破戒草上卷

破戒草之餘下卷

續集 雜詩

三百十五首

別集 詞選

無着詞

懷人館詞

影事詞

小奢摩詞

庚子雅詞

定齋文集補編

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與人論青海事書

繡案此書即正集卷中末篇之與人
賤粵東全經閣刊本重出今不補

卷二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述略

上大學士書

蒙古寄爵表序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書蘇軾題臨臯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削成箴

勇言行箴

石言

附與江子屏牋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諸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顧學士像題辭

與人箋

極思箴

童心箴

文體箴

紙塚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曹尚志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志未逮箴

懷我生之先箴

天琴頌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嫵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簞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睱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輦輦。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淒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熨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甃萬重。樓中有鐙。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虜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黤黤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蘭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甦。舒萬民勲荼。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優星辰。招鸞翬。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曠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陽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眞。求燭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蒞鮮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延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眞。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

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醖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跽。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跽。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瘳遠。則亡瘳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跽。富者安。貧者日瘳傾。富者日瘳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瞧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隄水。西無隄財。南無隄粟。北無隄土。南無隄民。北無隄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

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

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居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攘。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槩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

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耒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園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憚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